

林子全書

175
421
40

卷九

四

林子夏一

性命第十三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脩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修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脩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脩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脩。乃釋老之教之所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



多識而聖經之所謂格致誠正者。蓋亦未之或知也。

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之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矣。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

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覺靈。而性固在我矣。盈天地間皆是生氣。而命固在我矣。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

自立性命第十四

林子曰。圓覺經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而後世修命之士。有不認鑛以爲金也。亦寡矣。若兆恩所謂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乃所以銷鑛以爲金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以婬欲而正性命者。非鑛與銷之而成金者。非以鑛而造而化之以成金。與夫以鑛而造而化之以成佛也。若徒認鑛爲金。衆生而造而化之以成佛也。及不識鑛之金。則未有能佛焉者也。

林子曰。惟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未知所以造之化之者言之也。

林子曰。兩石相擊而火生焉。兩精相搏而神應焉。若能以我所相搏之神。凝而入之於氣穴之中。而造之化之。殆所謂立天下之正位。以居體而凝命也。

楞嚴經曰。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此如來也。故謂之道胎覺胤。若六祖而下。旣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卽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之說。乃本於此。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邪。

或者以色身者形也。而其中之法身者神也。而修道者亦惟忘其形以養其神。以爲我之法身也。不謂之自立再造。而銷鑛以爲金乎。林子曰。此乃億度邪見。殆非余之所謂自立再造。而釋氏銷鑛爲金之本旨也。汝獨不聞雀化爲蛤乎。旣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爲鴛乎。旣名鴛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

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敢問何以謂之如。又何以謂之如如。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如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然而聖人其有心乎。

林子曰。聖人本無心也。而聖人之心。乃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而聖人不知也。聖人其有法乎。林子曰。聖人本無法也。而聖人之法。乃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而聖人不知也。

林子曰。無心則無我。無我之我。萬物皆備之我也。無我則無心。無心之心。太虛同體之心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色相也。而着於色者。則謂之色相。何以謂之空相也。而着於空者。則謂之空相。抑豈知本無色空之可着者。乃余所謂色空不到處。而爲無相之空中邪。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前。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中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中。而真空不空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

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愿以豫為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為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為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為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周流六虛而非不足。收而斂之。退藏於密。

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仁丹第十五

林子曰：仁卽丹也。故儒氏謂之仁者。譬之果實而有其仁也。道氏謂之丹者。譬之牝雞而有其丹也。

林子曰：果實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故仁。人心也。丹。赤心也。

林子曰：昔者孔子嘗言仁。而宋儒所謂杏仁。桃仁者是也。蓋果核中之有兩片者。一陰一陽之道也。而其一點之幾希者。仁也。繼之者善也。故始而坎離交。以胎陰也。而得其陰之

所以為陰者。豈非從父母形化中來。一點之
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親之
所生。而為孝子矣。既而天人合。以胎陽也。而
得其陰之。所以為陽者。豈非從天地氣化中
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
全其天之所賦。而為仁人矣。又既而二陽偶
亦以胎陽也。而得其陽之。所以為陽者。豈非
從冲漠無朕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
然後方可謂之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矣。

夫既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矣。則命自我
立。而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者。非虛言也。古
人有言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夫
以精氣神而鍊之。以還虛焉。則精為元精。未
始精而能生精焉者也。氣為元氣。未始氣而
能生氣焉者也。神為元神。未始神而能生神
焉者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豈非其不依形
而生。無可死之道邪。
或問丹不邪與。而曰神丹者。何也。林子曰。男

女媧精。一點子宮。而道家乃以丹名之。由是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耳目口鼻。則皆由此中出矣。四端俱足。萬善皆備。擴而充之。可以理天下。及萬世。配天而配地。無所安排。豈得擬議。而神聖固在我矣。以此名丹。蓋不過欲以全吾之所固有者。而非邪也。

道書曰。丹自外來。林子曰。我其與天地合德矣。而我之真陽。不從天地中來邪。我其與太虛同體矣。而我之真陽。又不從太虛中來邪。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乃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

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與。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玄門之大道。而玄門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妙契者存焉。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

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
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
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
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
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
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
之於身邪。

知性第十六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爲教。或人愕然異之。來
見林子。林子曰。汝其知汝之心。本自廣大乎。
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焉者也。汝今尚
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爲異也。又
問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
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
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明心。安能見性。余昔
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
非眼能見。夫旣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矣。
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

授心法。勤而行之。又則自當有悟入處。既有悟入。便有真知。既有真見。真知無名。為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既曰自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悟自度。幾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

林子曰。心猶火也。而性乃火之蘊於石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林子曰。心本無心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

已。苟卽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火本無火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卽其石而徧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或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火焉。則又不可不知矣。故旣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林子曰。性之蘊於中也。性其可得而言乎。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情以知性也。中之蘊於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旣曰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邪。至常之道。乃人人之所自有者。而有所不知者。何與。

林子曰。性在作用。以利爲本也。性在作用。無行而不與也。性在作用。不思不勉。從容而中道也。性在作用。施於四體。不言而自喻也。林子曰。百姓之不知。仲尼之無知也。

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率性之謂道也。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此孔子之所以罕言利也。而其所謂利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一以貫之。而無待於擬議也。

林子曰。故也者。故也。乃我之故物。孔子所謂溫故之故也。我本有此故也。而天下之人亦本有此故也。以故感故。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卽自除。而性中萬法。安能自現。然非惟未見性時爲然也。至於見性。亦須有法。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別傳第十七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爲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爲啓而神之相爲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不知有神。亦不知機之相爲啓。而神之相爲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

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郊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兆恩嘗考之。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而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

林子曰。以我之心。曠然以通聖人之心。而聖人與我無二心也。以我之心。曠然以通天地之心。而天地與我無二心也。

契機第十八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

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

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况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

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當自知之矣。或人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目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目。求聞於耳。則汝亦安能離耳目之用。而不着於見聞也。夫旣曰不在於目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

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然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若徒着於耳聞目見。則未有能識心而見性焉者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

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

嗚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觶觫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而擴充焉者也。

宗教第十九

陳生問曰。先生之教。以何爲宗。林子曰。余明儒也。而以吾心之孔子以爲宗也。余明道也。而以吾心之老子以爲宗也。余明釋也。而以吾心之釋迦以爲宗也。夫旣以心爲宗矣。而其所以爲教者。豈不以儒之經爲教。而歸儒而宗孔乎。林子曰。非也。夫余旣以心爲宗矣。而余之教人以儒也。則必以吾心之孔子而聲之口者以爲教也。余之教人以道也。則必以吾心之老子而聲之口者以爲教也。余之教人以釋也。則必以吾心之釋迦而聲之口者以爲教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爲宗也。

林子曰。行亦能禪。臥亦禪。是乃自性之真禪。而有所謂真不動者在也。靜亦能定。動亦定。是乃自性之真定。而有所謂真不亂者在也。林子曰。自性自清。而曰常應常清者。豈非其真常之性。而應而清邪。自性自靜。而曰常應常靜者。豈非其真常之性。而應而靜邪。

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本無之物。而有待於格邪。人性上本有真知。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邪。林子曰。大學格物之物。孟子物交物之物也。夫旣物矣。能無格乎。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

林子曰。儒氏之存心。養性。道氏之脩心。煉性也。儒氏之盡心。知性。釋氏之明心。見性也。然

而二氏心性之學異與。林子曰：心有未明，能無修乎？性有未見，能無煉乎？

或問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豈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哉？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爲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爲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爲釋門之異端也。

林子曰：仲尼之一貫也，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滅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

林子曰：一貫者，孔氏之學也；而學孔氏之學者，甚毋流於務博而多識，清靜者，老氏之學也；而學老氏之學者，甚毋流於荒唐而迂怪。寂滅者，釋氏之學也；而學釋氏之學者，甚毋流於枯槁而斷滅。

林子曰：以我之一，而知一貫得一歸一之不異也；以我之中，而知時中守中空中之不異

也。

或曰。道釋一念存主之微。而與聖人異者。可勿正乎。若徒正其不三綱。不四業也。亦未矣。林子曰。何哉。汝所謂存主之微者。或曰。道釋之所謂中者。豈曰堯舜之中。道釋之所謂一者。豈曰孔子之一。此其存主之微也。可勿正乎。林子曰。余不知其所謂中者之謂何也。又不知其所謂一者之謂何也。而徒逆其存主之微。而正之以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不其難乎。况堯舜之中。非舜禹其孰能受之。孔子之一。非曾參其孰能唯之。今子欲正其中之非中。一之非一也。則請自儒者始。且道釋者流。何嘗必欲知中而守中空乎。何嘗必欲識一而得一歸一乎。若不先之三綱四業。以立本也。而遽語之以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焉。殆非因人而施。不凌節之教也。林子曰。余之所以倡明三氏。而以度世爲心者。或語之以世間法。所可使由之道也。或語

之以出世間法。不可使知之道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或中乘。下乘。蓋將欲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之中者。乃余之教。余之心也。或問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兆恩心性之說。質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邪。

心爻第二十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蓋指爻之中而言之也。陳生問吾身之爻之中。林子曰。堯舜精一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心。而虛其中也。故卽此虛中而學。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中而覺。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易曰。爻者。效此也。而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亦惟在於吾身之爻之中矣。故曰。爻者。言乎其變也。

林子曰。老子所謂玄牝之門者。竅也。竅中亦復有竅。由是以此竅而擴之。以身天地也。豈不以天地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充塞兩間。參贊化育。由是以此竅而擴之。以身太虛也。豈不以太虛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包羅無際。斡旋天地。

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而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本如是邪。

易曰。止其所。論語曰。居其所。居亦止也。故天之所。在於北辰。而居其所者。乃天之所以行。健也。人之所。在於吾身之北辰。而止其所者。乃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見其止者。帝堯之所以安汝止也。道氏曰止止。釋氏亦曰止止。皆所

謂見其止而安之者。止之也。故止止而能致其中焉。而天地有不位乎。止止而能得其一焉。而萬事有不畢乎。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

林子曰。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而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何與。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何與。故謂尊德性而不由於問學者。非也。謂問學而有外於尊德性者。非也。

或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何以謂之自成也。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余最愛一若字。或問若字之旨。林子曰。心存於內。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亦常存於內矣。故曰儼若思。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其曰主靜者。非以靜爲主也。以其心之有所主也。故靜然而主也者。豈非定而主之以立人極者與。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

形岩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然馳乎其外者不能敬也。

林子曰約之以禮者心法也而如有所立卓爾者消息也引而不發者心法也而躍如也者消息也知止於至善者心法也而安而慮者消息也深造之以道者心法也而資深而逢原者消息也他如誠則形矣久則徵矣樂則生矣地雷之復則天地之心斯可見矣山下出泉而聖功之本以養蒙矣。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若也徒誦行遠登高之言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存心而曰盡心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

河圖洛書第二十一

林子曰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而實其中

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鄭生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卽
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
其中矣。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曰。伏羲之易。乾北而坤南者。先天也。文
王之易。坎北而離南者。後天也。夫以乾北坤
南。而謂之先天者。後天而先天也。而非所謂
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不可得而名言之
者。先天也。故以乾坤以與坎離而對言之。乾
坤者。體也。先天也。坎離者。用也。後天也。復以
未始乾坤。以與乾坤而對言之。未始乾坤者。
體也。體而無體。不謂之先天。而何。若乾坤則
雖云體矣。而持載。而覆幬。豈不涉於用邪。余
故曰。後天之先天也。
或問。闔戶之坤。闢戶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
塞者。盡屬之坤矣。諸凡氣而通者。盡屬之乾
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
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不謂之闢戶而乾乎。

又問乾闢戶也。坤闔戶也。而畫之爻。則曰乾三坤三者何也。林子曰。三之戶本自闔也。而乾之健。則往來乎其間矣。如此。則乾闢坤闔之說。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而三三二卦之旨。蓋以坤之闔處。卽爲乾矣。故三之中三也。至於金擊之而熱。石撲之而火。亦非其中陽邪。

或曰。三之闢處。卽爲三也。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二土爲卦。二爻爲爻。亦豈其有闔有闢與。林子曰。汝旣能知乾坤闔闢之義矣。何獨至於卦爻而疑之乎。故二土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在其中矣。二爻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亦在其中矣。夫坤闔而闢。不謂之靈關啓乎。而乾道變化於其中。不謂之神理彰乎。此聖人之所以合乾坤以爲德。而贊化育以成能焉者也。

太虛天地第二十二

林子曰。聖人一太虛也。故其體太虛。若曰我

之體一太虛也。卽非聖人之體。卽非聖人之太虛矣。聖人一天地也。故其用天地。若曰我之用一天地也。卽非聖人之用。卽非聖人之天地矣。

林子曰。聖人之體。原與太虛渾而爲一。聖人

之用。原與天地竝而爲三。林子曰。太虛其虛空乎。而形氣充塞於太虛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徧滿於天地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

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

或問。心虛則能應事。與林子曰。心本虛也。不有以感之則已。苟有以感之。則天機自動。天機自動。則天則自存。聖人之所以應世酬物者。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

征不然則不悌。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覩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不德無不能生生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與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淪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

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其微。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入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與。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林子曰。空空者。仲尼也。屢空者。顏淵也。

林子曰。鄙夫之空空。仲尼之空空也。然仲尼空空之本體。元自有真空不空者在焉。若鄙夫則失其真空不空之本體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此其所以不仲尼而鄙夫也。

陳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與。林子曰。心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聖人太陽第二十三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兆居生曰。敢問天之下。何者謂之日。何者謂之月。何者謂之星若宿也。林子曰。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臯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臯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故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然而日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

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內外之乎。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仁未始仁第二十四

或問林子之道。林子曰。兆恩安能知道。而兆恩之所以倡明三教。合而一之者。非他也。蓋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言之也。願聞其旨。林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

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臨濟也。滂仰也。雲門也。曹洞也。法眼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

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或問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仁也。又問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夫豈終無可得而言邪。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

林子曰。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卽儒是夏。谷神不死。卽道是夏。如是降伏。卽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空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

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
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
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
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林子曰。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
夏也。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
釋迦之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
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
極之上。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
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者。吾身正氣。天
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
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
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
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
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
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
間法也。

林子曰。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王之所以爲王。而皇帝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嶽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竝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跋

跋曰。吾

師龍江先生。以倡明三氏之教。惓惓著作。而載之三教分內集。九十有餘卷矣。一日居北山。門人三四人侍。曾命陳同門弟大道爲之分摘便覽。曰。作聖仲尼。天地度世。道無不可。三教無遮。大會道一教三。萬古此綱常。綱常教之本。復古之道。宗孔之儒。孔門心法。九序心是聖人。須識真心。良背行

庭煉心實義。世出世法。在世出世。性命性命。仁丹。常明教。本體教。河圖洛書。心爻常道篇。無生篇。太虛天地。真我昌言。佛菩薩義。元神實義。夢中人。經傳釋畧。德性問學。格物正義。立本。信難。儒經訊釋。黃老訊議。無爲真實義。見性篇。壇經訊釋。教外別傳。權實寓言。破迷。三教異端。持齊辯惑。念經辯惑。心鏡指迷。絲銀喻。七竅。易解俚語。著代禮祭。崇禮。歌學解。詩文浪談。六美條答。

井田導河迂談山人徧叩三門天人一氣
帖門辭謝凡六十有二篇分摘拾餘十有
二卷他若四書標摘正義六卷正義續六
卷道德經釋畧六卷常清靜經釋畧一卷
心經釋畧一卷心經槩論一卷金剛經統
論四卷以上諸集皆疏經義故標其名曰
三教經解歷代會編九卷先衍一卷三教
經畧一卷儒經一卷醒心詩一卷林子舊
稿三卷林子續稿七卷疏天文稿二卷醒
心詩摘註一卷夏語註釋四卷三教合一
大要一卷頌章一卷以上諸集皆仍舊刻
故標其名曰三教原編茲在念宇草舍復
命標與大道徧按諸集而采其最切於人
倫日用之常心身性命之大者二十有四
篇分爲上下二卷題曰夏一學者誠能於
此潛心而玩索焉而又參考諸分摘經解
原編及諸三教分內集則知儒之所以爲
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三教

之道始無餘蘊矣。門人陳標謹跋。

命黜與大戴爾齊集而來其最時人
姑黜其各曰三燧取歸茲五念字草舍
大要一卷。餘章一卷。以上諸集皆以書跋
心裁辭法一卷。夏語詩賦四卷。三燧合一

